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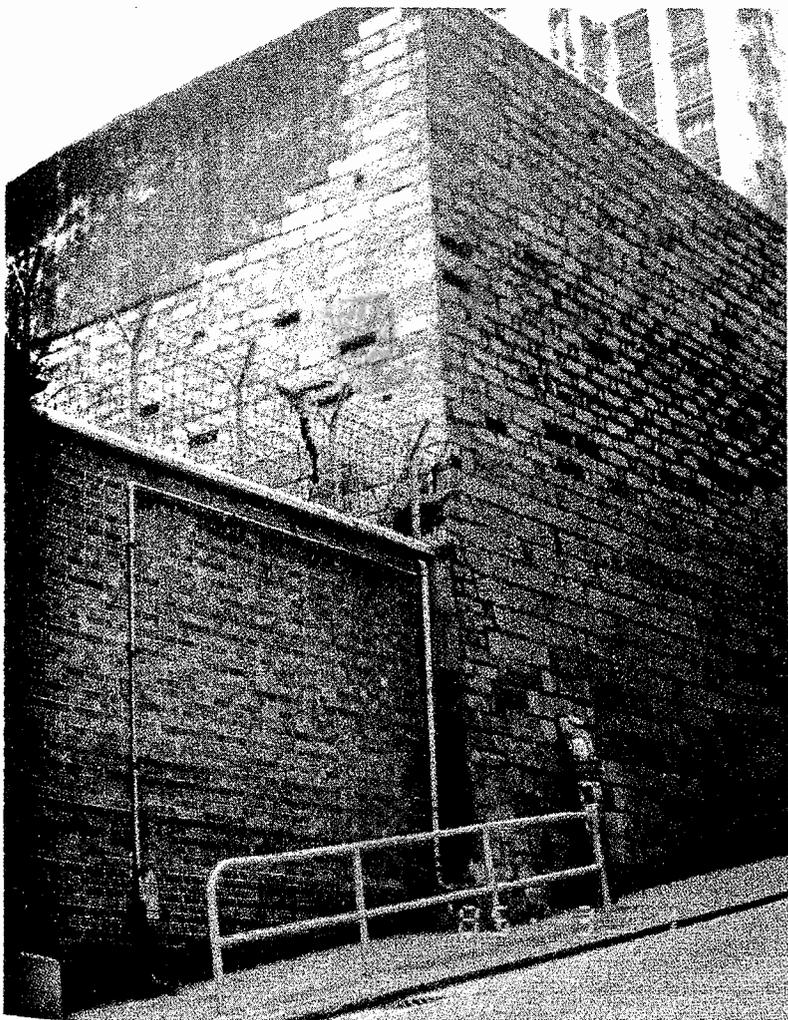
# 戴望舒在香港

● 盧瑋鑾

## 第三章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香港經過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日子，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重見天日，留在香港的居民總算舒一口氣，但又得在百廢待興的殘局中，努力尋求生計。劫後餘生的戴望舒，也跟許多香港市民一樣，為自己生活而奔波了。



有過許多編輯副刊經驗的戴望舒，戰後很快就重操故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新生日報》創刊，他由陳君葆介紹，去編副刊《新語》<sup>①</sup>。從他以編者身分寫的創刊詞中，可見經過戰火後，仍不忘文化的擔子重大。他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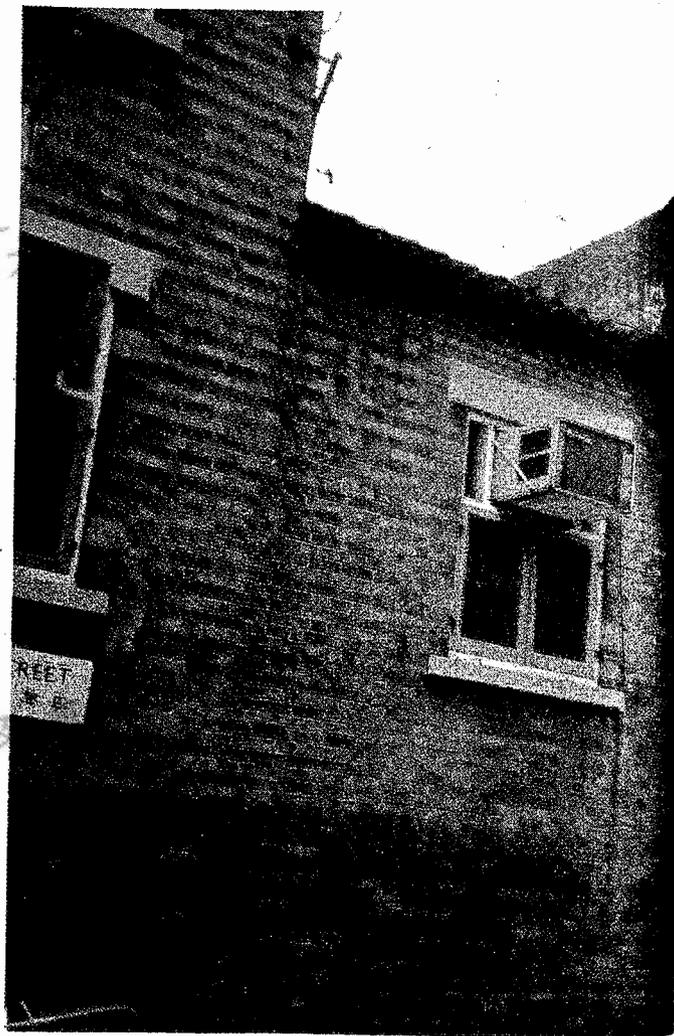
以前，文化界有一個單純的目標，那就是「抗敵」，而今後，牠的目標將更廣泛。牠需要建設新的文化，牠需要掃除法西斯的渣滓，牠需要給民衆以再教育。<sup>②</sup>在戰火中走出來的人，精神上是飢荒的，他認為：

這精神饑荒的災害，在香港是更爲普遍，更爲深沉。……看到這一點，我們應當瞭解香港文化人的擔子的重大了。《新語》這小小的篇幅，便是帶着負點沉重的責任心呈獻給牠的讀者的。牠的謙卑的願望是，提供一點希望合於衛生條件的精神食糧給牠的讀者。<sup>③</sup>

通過這篇小文，我們不難看到他的意向與淪陷前編《星島日報》《星座》是完全一致，處處以對讀者「盡一點照明之責」爲念<sup>④</sup>。而在他主編的《新語》版中，這點精神是貫徹的。他自己許多譯文及詩作，在《新語》及高雄主編的《新趣》版刊出，也表明了他盼望以積極態度投入工作。

經過淪陷的歲月，離開香港的朋友雖然消息隔阻，但並沒有忘記他，他也沒有忘記許多文藝朋友。香港光復後不久，杜

●香港淪陷後，戴望舒被囚於奧卑利監獄，即今天的奧卑利街「域多利監獄」。



宣奉南方局的命令到香港來，準備籌辦印刷所，從事出版工作，在新波介紹下，約請他出任編輯<sup>⑤</sup>。戴望舒對自己在日治時代坐過牢、出獄後又仍滯留香港，不免留下陰影。他想跟文藝界朋友聯繫上，多少也望他們理解自己的苦楚與經歷。他寫信到重慶的「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去，表明心迹<sup>⑥</sup>，很快就得到回信慰問，並委託他調查附逆文化人<sup>⑦</sup>。同時，老舍茅盾也囑托他盡快在港後辦文協香港分會<sup>⑧</sup>。這件事，對他來說不知道該說是好還是不好。因爲在光復後極短期間，重慶總會的囑托，使他有「歸隊」的感覺，快速地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就召開了「文協香港會員通訊處」的第一次會議，並議決了：通訊會宣告成立、恢復戰前出版的《文協周刊》，及接受總會委託的調查工作<sup>⑨</sup>。更商借了《新生日報》篇幅，在十二月十七日復刊《文協》，並宣言：

本刊今後的目標，將是：促進本港新文藝的復興以及與全國文藝界作密切的連繫。從我們的崗位上去推進中國的復興繁榮。<sup>⑩</sup>

看來，他是想把總會囑托的事認真辦好，但正當他如此努力的時候，已有一些人對他的行爲不滿，大概認爲委託曾「與敵僞往來」的人來辦「文協」，「領導」留港粵文藝作家，實在不當。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何家槐、周鋼鳴等二十一人聯名發表了《留港粵文藝作家爲檢舉戴望舒附敵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總會建議書》<sup>⑪</sup>表示不同意總會委託戴望舒主持「文協駐港通訊處」的決定，並要求撤銷已成立的通訊處，另組香港分會。在該建議書中，還有三個附件，證實戴望舒的附敵行爲。一月二十九日，另一個班子的「文協港粵分會」就正式成立，由港粵兩地分別選出理事，發表成立宣言<sup>⑫</sup>，並立刻組

# 廣東俗話圖解

## (一) 竹織鴨 達士



宋莊韓鵝助編云：「浙人以鴨兒為大諱。北人但知鴨作羹雞甚熟無氣，次至南方，乃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為諱者蓋為是耳。」所以水滸傳上那哥敬武大郎去捉潘金蓮的好，就嘲他是鴨子，猶之我們現在罵人烏龜。廣東俗語有句話叫「竹織鴨」，雖則也用到鴨字，可是和那頂綠頭巾沒有關係，如果有

人叫你一聲「竹織鴨」，你大可不必疑心到自己惟薄不修。「竹織鴨」原來是一件小玩具，地道國產，用竹編成，像鴨之形，是一種「民間藝術」。當船來玩具還沒有流行的時候，這個小玩具便是細紋仔們的「恩物」之一，價廉物美，一個銅仙可買幾隻，因此，當時街頭巷尾，無不有「春江水暖」之勢了。

宋鏡島南部新書略云：「陸龜蒙門鴨一欄，有驛使挾羅篋其尤者，龜蒙曰：「此鴨能人語，



特附蘇州上進，使者斃之何也？使人恐，盡與囊中金，俟其稍悅，方請其人語之由。曰，能自呼其名。竹織鴨不是天造地化，不能像陸龜蒙的門鴨那樣，不但能自呼其名，而且還能在死後替主人發一筆小財。這個手工做出來的小東西，雖則形狀有幾分像那蹩足的家禽，而且裝扮得五顏六色，可是到底和陽貨貌似孔子差得遠。是否「須二三始有子」的問題還談不到，最重要的是牠內中空空如也。既然內中是空空洞洞，那麼沒有心肝是不用說了。我們廣東人就抓住了牠的這個大缺點，把「竹織鴨」這三個字作為「有心肝」的代名詞。

「竹織鴨」雖則是指有心肝，但語氣却並不怎樣嚴重，與浪味天良無人心大有不同。牠雖則男女二性皆得而用之，而出於女性之口更為相宜，所謂打情罵俏是也。罵者於心未必有怨恨之心，而受者却又渾身舒適，如飲芳醪。所以如果你聽到你的朋友輕聲未幾微露齒鬚嬌媚的地罵你一聲「竹織鴨」的時候，你不但決無生氣的理由，却反而像得了玉皇大帝的聖旨一樣，會心兒澎湃起來。因為既然罵你「竹織鴨」，那末她自己一定是有心肝的了，她是對你有情的了。有了這個把握，你就堆下笑臉，憑着三寸不爛之舌，說盟說誓，從此一帆風順了。

### 擊斃一個敵兵的費用

根據過去每次戰爭的費用和死亡士兵數的統計，要擊斃一個敵兵，沒有一次不是耗費了極大的代價的，如普法戰爭、俄土戰爭、日俄戰爭和上次歐洲大戰等，平均每擊斃一個敵兵的費用都在三萬元以上，茲將那些數字是：

- 普法戰爭 四萬三千元
  - 俄土戰爭 四萬一千元
  - 日俄戰爭 四萬一千元
  - 上次歐戰 四萬五千元
- 至於這次歐戰和大東亞戰爭，消耗的戰費想來一定更大了。(之)

之共同宣言，並精「關於交還由界撤發台外法權之五日協定」，更在該處

科人婦產科病性病皮膚科外科

## 院醫國南

雄俊廖 長院

號二十八道詩鯉軒仔灣  
前手口入西衙人邦仔灣  
診休リ 日時一後午日祭曜日  
八叁三叁話電  
需應院入

### 一般貿易移出入業

## 盈成商行

香港東昭和通三二三號  
營業所 三三九八一  
三三三九八二  
三三七七二  
電話 宿舍二一〇二三番

《大眾週報》一頁。

織了「附逆文藝工作者調查委員會」。由戴氏以「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會員通訊處」名義主編的《文協》也早於一月二十一日刊出新六期後停刊了。而由港粵分會主編的《港粵文協》第一期裏，「文協資料室」提供的《敵佔期間香港文化活動》<sup>⑬</sup>，更多處見到戴望舒的名字。這一連串事件，使稍見曙光的戴望舒重陷深淵，還有一點令他深感困惑的是，老朋友陳君葆在二月辭去《新生日報》社長之職，他也跟着失去編輯的工作<sup>⑭</sup>，生活頓成問題。據說當時重慶文協總會並未完全同意這一控訴，指令戴望舒到上海去向文協報到，以為迴避之計<sup>⑮</sup>。為了生活，為了謀求自辯機會，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間，戴望舒帶同妻女回到上海去<sup>⑯</sup>。

回到上海，他寫了自辯書<sup>⑰</sup>，相信很快就獲得文協的「諒解」。其實，有人檢舉他附敵及反對總會委託他籌組「文協香港通訊處」一事，現在從資料上看，恐怕個中有些很特殊的因素，因為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二十一名文藝作家聯名檢舉之前，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已有人收到「文協總會來函委託命即組織港粵分會」，在第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該會籌備就緒正式成立<sup>⑱</sup>，而到三月，竟然又出現「文協總會否認曾有委託戴望舒主持此間文協通訊處」的消息<sup>⑲</sup>，我們試把幾個日期比對一下，就不難發現矛盾和混亂情況。究竟「戴望舒問題」，來自「文協」團體對成員所持的高度要求，還是戰後海內外消息溝通不便形成誤會，還是人事權力的紛爭，恐怕將永成懸案。但有一點十分肯

# 懷舊齋

利源東街十號

買賣舊書  
古物兼有  
古今中外  
包羅各科  
劃一不二  
價廉物美

歡迎寄售。由貴客定價。辦法簡單。定有章程。請來面議。

· 書新換更日逐 ·

● 刊於一九四三年四月《大眾週報》一卷一期中的《懷舊齋》廣告，頁九左下角。

定，就是總會方面很快就「體諒」了戴望舒，接納了他的自辯，因為在十一月十八日香港《華商報》刊出「文聯社特稿」的《香港的戰時民謠》<sup>⑳</sup>，問題顯然是解決了。

戴望舒這時候應該鬆一口氣。母親、姐姐和許多朋友都在上海，又找到了工作，分別在三個學校教書：「上海音專」教音韻學，在「暨南大學」教西班牙語文，在「新陸師範學院」教中文<sup>㉑</sup>，大概他也以為「可以自由在地工作了。」<sup>㉒</sup>可是，命途多蹇，他無端又捲入了政治漩渦——參加了「教授聯誼會」的組織，由於教授們罷課，就被國民黨政府通緝<sup>㉓</sup>，他只好在一九四八年夏天，帶同妻女再度回到香港來了。

這一次回港，戴望舒面臨失業、家累、疾病的困擾，也是前所未有的。爲了家計，他必須立即找工作。胡好本來是他的老朋友，《星島日報》本來是舊時服務的園地，但此時卻無法容納他。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他用「江思」筆名主編《星島日報》的《讀書與出版》，但編不到幾期，十一月就結束了，原來這時《星島日報》的總編輯沈頌芳是國民黨人，自然不會讓戴望舒有一枝之棲。偶然稿件在《星島日報》刊出，稿費不足解決問題。總算得老朋友陳君葆的大力照顧，他的稿還可在《華僑日報》和《華僑晚報》<sup>㉔</sup>中刊出。另外，當時《華僑日報》有一個雙周刊叫《民風》，由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馬鑑掛名主編，但實際沒有參予工作。陳君葆爲了「戴生活無着，靠一月兩期的編輯費生活」<sup>㉕</sup>，就介紹戴望舒去代編，再由薛汕

助編。連主編的名字也無法標明，他的心情自可想見。這個時期，他住在葉靈鳳家裏，據說他

這時的哮喘病已經很深，同時家庭間又在一再發生糾紛，私生活苦痛已極，這時他的大女兒又從上海來了。爲了病，爲了這些不如意的事，他的肉體和精神上的負擔實在很大。本來樂觀強倔的他，這時也一再在人前搖頭說：「死了，這一次一定死了。」<sup>㉖</sup>

既無法好好活下去，加上婚姻的不如意，離開困擾就得離開香港。一九四九年春天，他決心回祖國去，朋友都認爲他的病體能否適應北方寒冷天氣而擔心，但他卻說：

不想在香港住下去，決定要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榮一點<sup>㉗</sup>。

喘着氣說「就是死，也要死得光榮一點」，我們可以想像其中包含了多少辛酸。三月九日，他的哮喘病已很嚴重，連走上一層樓的氣力也沒有<sup>㉘</sup>，但依然堅持非回國不可。三月十一日，一條北上的貨船，就把他帶離香港，結束了多年的流離歲月。

## 結語

戴望舒離開了佔去他生命十分之一時間的香港，離開林泉居的小園，離開「中區的最高一條街」<sup>㉙</sup>離開他念念不忘的中區半山的舊書市，離開多年來他勤懇耕耘的報紙副刊，也許他沒留給香港人一些什麼，香港也沒給他什麼，他說：

那不是我的園地，我要找自己的園地。<sup>⑩</sup>

他終於帶着受盡折磨的身心去找他自己的園地。但每當我經過紅磚牆的奧卑比街域多利拘留所時，就不禁想起，詩人曾經在裏面，低吟：

如果我死在這裏，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sup>⑪</sup>

畢竟他沒有死在這裏，香港人有多少會記得他的影子？

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完稿

### 注釋

①據陳君葆先生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口述資料。

田芝：《戴望舒與〈新生〉》，《星島日報》，《星辰》，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七日，頁十三。

該文誤記《新生日報》創刊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據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藏，現該刊創刊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②編者：《致語》，《新生日報》，《新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頁二。

③同②

④《創刊小言》，《星島日報》，《星座》一期，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版十四。

⑤杜宣，《憶望舒》，《飛絮、浪花、歲月》，一九八四年三月，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頁七十三至八十。

⑥同⑤，杜宣說看過戴氏「寫給茅盾同志一封

表明心迹的信」

⑦《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慰勞上海文藝戰士並請檢舉文化漢奸》條，《新華日報》，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五日，版二。該通訊末附：「又訊：該會接到香港戴望舒來信，隨即去函慰問，並托其調查叛逆文化人。」

⑧據施蟄存先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九日來信提供的資料。又《留港粵文藝作家為檢舉戴望舒附敵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總會建議書》中，《文藝生活》，光復刊二期，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封底內頁。有「貴會根據某些私人不確實的報導，曾有委託戴望舒主持文協駐港通訊處之決定」之句。

⑨《關於文協港會員通訊處》，《新生日報》，《文協》新二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版四。

⑩《文協復刊小語》，《新生日報》，《文協》新一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版二。

⑪《文藝生活》光復刊二期，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封底內頁。《文藝陣地》復刊號二期同時刊出。

⑫名單見《港粵文協會務報告》，《正報》，《港粵文協》第四期，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版三。

⑬宣言見《文藝生活》光復版三期，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

⑭《正報》，《港粵文協》第一期，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版三。

⑮據陳君葆先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口述資料。

⑯據施蟄存先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九日來信提供資料。

⑰據楊靜女士一九八四年五月五日口述資料。

⑱同⑱

⑲同⑲

⑲《文藝圈》，《華商報》，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版三。內容為：「港粵文藝界為「戴望舒問題」給文協總會的建議，據聞日內即有答覆到來，文協總會否認曾有委託戴望舒主持此間文協通訊處事。」

⑳見筆者《戴望舒在香港》第二章，《香港文學》第五期，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頁十五至十九。

㉑公孫樹《與楊靜女士談戴望舒的愛和死》，《南北極》一百一十期，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頁十九至二十一。

㉒馮亦代《戴望舒在香港》，《海洋文藝》第七卷五期，一九八〇年五月十日，頁三十四至四十。

㉓同㉓

㉔據《華僑日報》，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的廣告，可見他是《華僑晚報》的每晚小說執筆人之一。

㉕據薛汕先生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來信資料。

㉖葉靈鳳《望舒和災難的歲月》，《文藝世紀》八月號，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頁八至九。

㉗靈鳳《憶望舒》，《華僑日報》，《文藝周刊》，一二七期，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四張一頁。

㉘卞之琳《悼望舒》，《人民日報》，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

黎明起《回憶望舒》，《華僑日報》，《文藝周刊》，一二七期，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四張一頁。

㉙戴望舒《山居雜綴》，《香港日報》，一九四五年七月八日，頁二。

㉚同㉚

㉛《獄中題壁》，《災難的歲月》，一九四八年二月，上海星羣出版社出版。